
三國會要

三國會要卷十一

禮

吉禮 郊丘 明堂 告祭 靈臺 五郊 辟雍 六宗 社稷 朝日夕月 高禖 五祀 岳瀆 禳祈 大雩 宗廟 祀厲 雜錄 祖臘

魏國初建王粲衛覬並典制度創集朝儀覬傳後至咸熙荀顗定禮儀裴秀議官制晉書南齊書禮志有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皆咨鄭沖然後施行世說新語注蜀則孟光許慈光傳云長于漢家舊典與許慈等並掌制度慈傳云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胡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草建眾典吳則丁孚拾遺漢事鄭札張昭孫邵共定朝儀昭傳注引吳錄有滕胄而札字作禮疑禮之譌闞澤制行

出入及見賓儀本傳大氏皆承漢舊而閒有損益今雖殘闕綜攬羣書因革之迹猶可攷知較之郝氏據兩漢志泛論古今者爲翔實爾隋書經籍志有魏臺雜訪議高堂隆撰又漢魏吳蜀舊事八卷並佚

郊唐志魏氏郊丘三卷無姓名按隋志郊丘議三卷魏太尉蔣濟撰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

先是文帝南征爲壇于繁陽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通典藝文類聚引受命述云既踐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受禪燎祭天地五岳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按受禪碑亦作辛未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

通典明帝詔曰每祀天輒以地配

通考蘇軾言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丘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氏合祭天地之明驗也按續漢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城南七里爲圜壝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軾言據此魏名臣奏天地五帝因前代之兆域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明帝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祝稱嗣皇帝

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宋志

蔣濟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正配天本傳

魚豢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

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建洪業宜以配天通典

魏郊天值雨更用後辛使三公行事通典

宋志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爲北郊可不

以辛也南齊書志云漢魏以來或丁或已而用辛常

多其從祀則風伯雨師宜皆如漢通典引束晳云風伯雨師之名漢魏

已有

自正始以後不復郊祀通典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

宋志

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

時高堂隆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魚豢議曰宜以宣后配地通典

五岳四望四瀆五湖諸山從祀通典

牲用白帝天地至尊皆宜用白景初元年詔曰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用白

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

房俎生魚陶樽元酒晉志

天地五郊稱天子臣某通考明帝詔

祀用袞服通考王祀昊天服大裘自魏以來皆用袞服隸釋引受禪碑云冠通天襲袞龍

樂舞通典趙怡議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案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左延年議祀天地宜用宮懸王肅議宜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繆襲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宋志續漢志

文帝黃初四年七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裴注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其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是魏氏

出師皆告祭也及文帝崩太尉盧毓告謚南郊晉書通典尚書奏云秦靜議當遣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從五精以上六座餘眾神皆不設牲用如郊祭尚書薛悌奏上靈命瑞圖博士秦靜議告祀天皇大帝五精帝于洛陽祀南郊所王肅議以地配天從之通典魏書泰始二年始并圓丘方丘二至之祀于南北郊從肅說也按晉志云宣帝用王肅議并祀恐不始于泰始

蜀郊

蜀漢章武元年即位設壇于成都武擔之南文曰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裴注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西北故就之以即阼

二年詔丞相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吳郊

吳孫權初稱尊號于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吳錄載告天文日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嘉禾元年注引江表傳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宋志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太元元年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何承天曰權末年雖一南郊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崴

父配天之義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也

五郊

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依之宋志按續漢志云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王朗傳言天地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七郊雖尊貴尚質而猶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

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四十六日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作八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

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六藝流別作七等赤稅七乘旗旄尙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以鼓鞉自夏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以干戚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尙黑田車載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以干戈續漢志注

六宗

漢安帝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地魏因之名臣奏魏通考五帝六宗因前代之兆域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晉書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祀魏明帝問王肅亦以爲然故不廢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通典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時從其議

朝日夕月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錢泰吉云劉羲叟推正月壬申朔乙亥爲四日也裴注疑是二月以四分術推之二月十五日春分乙卯非乙亥晉書隋志以正月朝日爲非文帝雖有

春分之詔
實未施行

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郎用郊日又不用東西郊後遂旦夕常拜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于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續漢志注祕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滑于睿駭之引禮

記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于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也南齊書通典

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晉書宋志有己丑字夕月于西郊

吳時亦行此禮郎陳融奏東郊頌宋志

明堂　靈臺　辟雍

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明堂摯虞曰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隋志王肅明堂議三

宋志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用漢舊事晉書鄭袤傳言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然未改作

太和元年春正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書祝稱天子臣某通典

隋書宇文愷傳自晉以前圖牆壁水一依本圖唐會要陳正節言魏晉迄梁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在景己

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于靈臺祈禳宋志

正始二年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五年六年亦如之

戴延之西征記洛城南有平昌門道東有辟雍壇去靈臺三里俱魏武所立

社稷

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續漢志注孔晁謂漢及魏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有事須告皆遣祝史通典　南齊書禮志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何佟之議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後移

宮南自當　曹植社頌云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柱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

吳時宮東門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其廟同所宋志

靈星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唐書禮樂志

高禖

高禖壇石主　晉元康六年禖壇石中破爲二博士本知所由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隋志

王朗奏言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因前代之

兆域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皆壇而埒之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宇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尚質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宋志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是祭祀之次第也

五祀

魏武興復舊祀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御覽引魏名臣奏秦靜議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俗廢行祀井武帝造祭門戶井竈中霤文帝稱詔按諸祠祀所以

尊敬神靈不宜稱詔高堂隆議國行中霤門戶竈多不徧故曰祭五祀在于廟今每門戶輒祭自漢以來非舊典也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祀宜除井祀行

嶽瀆

黃初二年六月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太和四年八月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晉書宋志　何晏景福殿賦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望祠山川注云太和六年

大雩

青龍五年三月辛巳大雩

舊制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已賽如其常祭牢禮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立秋雖旱不禱求雨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御覽引魚豢典略

祀厲

祀厲具犧牲祭器如師出告郊之禮 注引郊祀奏

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日月有常位五常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于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 通典

祖臘

漢以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魏因之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得土而王宜以戌祖辰臘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禮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

月祖祭之禮續漢志引略同漢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附著五行以爲說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月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通典　按御覽引魏名臣奏董遇議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丑臘爲得盛終

之節不可戍祖辰臘　王肅議禮曰季冬大儺旁磔鷄出土牛以送寒氣卽今之臘除逐疫磔鷄葦絞桃梗之屬　初學記引稽含祖道賦序漢用丙午魏用丁未晉用
志同　藝文類聚引文帝答繁欽書戊午祖于北園是魏初承漢制也

孫權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　江表傳虞喜志林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于戍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于未祖用其盛今用其始豈應運乎薛綜傳正月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復使滿三綜再祝辭令皆新丁奉傳云臘會有陛下兵後孫休竟以戊辰臘會誅綝

禳祈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

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

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桃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所除也按續漢志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書文如法以施門戶御覽引董勛荅問云有煙火桃人松柏桃人鬼所惡畫作人首是魏除桃印用桃人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晉志

魏宗廟 文昭廟 禘祫 時享 薦新 配享 告祭

建安十八年曹操爲魏公始建宗廟于鄴二十一年二月甲午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今有事于廟而解履上殿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

敬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若似不衎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袖以授侍中此爲恭敬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袖終抱而歸也魏書文帝受禪追尊祖嵩曰太皇帝考曰武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親饋奠如家人禮四年有司奏立二廟乃立太皇帝廟大長秋騰與高祖節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百世不毀明帝太和三年追尊大長秋爲高

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冬十一月洛京廟成使太常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裴注此無高祖神主盖以親盡毀則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按唐會要云明帝遷處士主置于園邑歲時令丞奉薦世近故也宋朝事實載司馬光語略同

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時尚在四親廟盖虛定之宋傅休議漢初帝各異廟自明帝以來同堂異室魏晉依之

太和元年立文昭皇后寢廟于鄴文帝甄后賜死不入廟明帝卽位追謚故別立廟

景初元年立廟京師有司奏文昭廟世世享祀樂舞與祖廟同依周姜嫄廟禘祫通考引古今禮要云甄后廟及寢依姜嫄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按通典高堂隆議也

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冊府魏晉祫禮奉二主出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位通考漢魏暴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毀廟之主皆不合食虞喜曰魏議者云毀主應埋兩階之間韓愈禘祫議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

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初學記引魚豢典略

五年一禘通考引聶崇義曰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

以後五年爲常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通考唐會要云漢魏祫祀皆在十月

魏武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衰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既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肅又奏曰如鄭玄言各於其廟不

得謂之殷祭殷者以祖宗竝陳昭穆皆列故也近尙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于太廟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荅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毁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唯未毁之主合而已鄭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其殷祭亦名大禘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至經所謂禘則殷祭之謂鄭據

春秋與大義乖通典崔亮云王肅以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于是停殷祭　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應祫祭魏書禮志

春祀夏禘秋嘗冬烝繆襲祭儀一歲五祠常用仲月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　曹植誄曰元侯助祭獻璧奉璋

太和六年四月甲子初進新果于廟按王肅傳此議蓋自肅發之

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

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太牢則時祭之禮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

正始六年十一月祫祭太祖始祀佐命臣二十一人

元年詔祀夏侯惇曹仁程昱于太祖廟庭正始四年詔祀曹眞曹休夏侯尚桓階陳羣鍾繇張郃徐晃張遼樂進華歆王朗曹洪夏侯淵朱靈文聘臧霸李典龐德典韋五年詔祀荀攸景元三年詔祀郭嘉裴松之曰不及荀彧以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許褚功烈有過典韋祀韋不及褚所未達也

嘉平三年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于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高堂隆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秩以爲位次功臣配享于先王象生前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于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降于君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

夫使功臣配食于烝祭所以尊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此在堂之明審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可也通典　陳留王禪晉石苞曰主遷廟臣宜從享魏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見通考

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太常以太牢祠宗廟

太和元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六年長安得玉印詔因祭祀奠于文思皇后神座高堂隆議往得瑞璽以告宗廟而奠于親廟于是遣官用脯醢酒告于列廟及文思皇后寢室通典載泰靜文曰孝孫皇帝諱使太尉臣某以靈命瑞圖冊告于天郊事訖將納冊于石函謹使太常臣某帥有司以脯醢旨酒敢昭告于皇祖武皇帝以武皇后卞氏配侑饗　通考晉賀循曰魏唯一廟一廟中苟在未毀恐有不得偏有不告然又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也

嘉平六年司馬景王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

廟主通典或問高堂隆曰馮君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

按逸禮藏主似在堂上壁中荅曰章句但言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處當室中也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于廟殿之東北天子入自北門摯虞

曰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設于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如舊

太和四年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外

景初元年有司奏文昭廟世世享祀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臨淄侯植欲祭先王于河上博士鹿優等以爲庶子不得祭宗廟詔答之文帝集

尚書訪高皇主遷宜復諱否王肅曰太祖以上去壇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

蜀宗廟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裴松之曰先主雖云出自景帝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按後主出降北地王諶哭于昭烈之廟則先主蓋別立廟　譙周禮祭集志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

無月祭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其月朔及臘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朔之間盡畢考通

又曰四時祭告各于其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向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向以南爲上典通

吳宗廟

孫亮五鳳二年作太廟

孫權不立太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追謚武烈皇帝又以吳苪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業立

兄長沙桓王廟權疾令太子禱焉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孫晧元興元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吳興郡守四時奉祠有司奏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以靈輿法駕迎神主于明陵使丞相奉三牲祭于近郊晧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東門外翌日拜廟薦祭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吳錄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

三國會要卷十二

禮 凶禮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晉志宋志

建安二十三年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

黃初三年文帝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終沒皆葬澗西前

以表其處矣薛收元經傳曰漢故事陵上祭殿至魏以爲古不墓祭自有廟設于是園邑寢殿遂廢通鑑唐嚴善思言漢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始有合者開元禮亦云

七年五月丁巳帝崩于嘉德殿殯于崇華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陽陵以終制從事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

青龍三年正月丁巳皇太后崩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魏書哀策曰惟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啟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扣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

之向路

太和四年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

魏武帝遺令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有司各率乃職

陸機引遺令曰吾倢伃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

倚廬中施甴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甴革韜鞶服與

細犢車皆施縑裏通考引晉有司奏云前代故事

魏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者皆聽哭於陵又服除始哭陵可服深衣白帢通典後不悉注

曹植誄曰顧衰絰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是宗藩不得奔喪也

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白爲綬囊以布爲劍衣晉志云魏故事

文帝崩國內服三日帝崩議謚者百五十八見北堂書鈔引何晏議謚表

明帝時毛皇后崩尚書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

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宜稱大行詔稱

大行

明悼毛后崩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司馬孚以為尊稱皇后何待於魏彰以謚號何待於姓從之晉書

明帝崩于建始殿紀作嘉福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荀爽鄭玄皆云天子諸侯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旣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肅曰禮無容衣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

卒者上服之制以正服不以褻衣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塡衛見肅曰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執紼者挽歌晉志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

既葬除服嗣君不復諒闇終制晉書李含傳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唐書暢當傳后崩皇太子卒哭而除心喪三年云魏晉制

內外公私聲樂祭祠等既葬祔廟之後皆復其常唐會要

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

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以爲禫在二十七月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魏書

鄧哀王沖年十三亾太祖爲娉甄氏亾女與合葬

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爲平原懿公主爲立廟取甄氏亾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朝夕哭高堂隆議不應二月廢祠殯葬之閒權廢事楊阜傳文皇帝武宣皇后崩不送葬平原公主葬南陵自臨送

甄后母薨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

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爲外祖母無服尚書奏可臨

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膳趙咨奏哭敬侯夫人張帷

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罪介幘進賢冠阜

服十五舉聲則罷博士樂詳議周禮王弔弁經錫衰

詔依周禮

王公之喪哭於東堂魏書大司馬曹眞薨幸城東張帳哭

之大將軍夏侯惇薨素服幸城東門發哀　鍾繇卒帝

素服臨弔　陳羣母卒詔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弔祭

王肅議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

齊　蔣濟奏前會鎮軍朱鑠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違禮意博士杜布議以爲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之

鍾會遭所生母喪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

延康元年南征親祠譙陵黄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皆設于廟先帝高陵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遂革上陵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宋志其後遂廢

建安二十三年令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陪壽陵

甄后傳明帝即位追謚文昭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

太牢告祠于陵

文帝受禪追加尊號刻金璽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

埏首宋志

征南將軍王基碑云奉策追位司空贈東武侯璽印綬

送以輕車介士

司徒韓暨薨特賜温明秘器五時朝服玉具劍佩

蜀

章武三年先主遺詔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
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五月梓
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八月葬惠陵徐乾學曰魏武
令葬畢便除臣民猶服二十七日
先主止令三日除服則又滅矣
先主甘皇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
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言按謚法宜曰昭烈
皇后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吳延熙八年薨合葬惠陵

丞相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華陽國志景曜六年詔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所在各求立廟議以禮秩不聽因近其墓立之

霍峻傳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宿墓上

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祇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趙雲傳

哭

孫權太子登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吳書

雜錄

喪葬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衰居倚廬妃夫人服齊衰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以列侯爲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

明帝詔縣鄉亭侯旣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當卒稱薨博士張敷等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卒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高堂隆議今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而使與二百石同稱不祿非禮意也

尚書衞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

功勞可一切賜謚襲封者不賜荀攸以爲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或宿衞忠勤身死王事皆宜加謚

漢魏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晉書王導傳王宮亦言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劉毅傳

魏初謚宣帝爲文侯景帝爲武侯文帝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

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魏尚書議玄冠縗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反喪服王肅以爲諸侯受天子命宜吉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詔從之

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須嚌醴畢然後使者出王肅議今京師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可依此使者旣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旣告反服即位而哭從之

魏令官長卒者官吏皆齊衰葬訖除之晉范汪曰漢魏名臣爲州郡吏

者雖違適不同多爲舊君齊衰三月　魏士孫德祖以
樂陵太守遷陳留未入境亡司馬芝以爲樂陵吏當爲
舊君服劉綽謂宜三年陳留吏未加恩不持重魏略吉
茂傳兄黃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時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
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
伏法　孫登傳赤烏四年卒謝景時爲豫章太守棄官
奔赴拜表自劾權以與太子從事
異于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
景元元年傳玄舉將僕射陳公薨鄭小同云弔服加麻
可也三月除之　王肅卒門生衰絰者以百數晉書馬隆
傳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誅隆以武
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禮畢乃還　魏略
脂習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誅習獨往哭之黃初中
以習有欒布之節
賜拜中散大夫
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

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晉書慕容儁載記云魏晉之制

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故五服內外皆如周之士禮晉徐邈議又云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欲令五等王公旁親絕期摯仲理以爲今諸侯與古異事不施行者著在魏科又云魏先儒晉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時人行之以爲合禮按晉志云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則時人亦未行也

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宗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通典按吳主傳不云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也

魏氏東關之役既失尸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制使除服南史沈洙傳

遼東李敏惡公孫度乘舟入海敏子信追求出塞越二十年不娶徐邈責之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衰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

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制服

司徒陳矯本劉氏養於陳本傳出嗣舅氏及薨劉氏弟子疑所

服王肅曰昔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意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可無服乎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

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其知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

吳陸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亡爲之心喪三年文士傳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中國於吳更娶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袁准以爲綱妻之絕非犯宜

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吳王毖仕魏更娶亦見通典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亾復無緦麻親必死者有以五日生子俗人忌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禮異姓不爲後欲還本姓可不博士田瓊曰襃姒長養於襃便稱曰襃無常姓也其家若絕嗣可祀於門外徐幹曰不如立室別祭有子可以爲後王朗是之軍謀史于達叔曰棄絕天性而載他族

不爲逆乎鄭伯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爲子竭力報養育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立宮祭之畢已之年

范式碑云肖嗣罔繼靑龍三年縣長汝南薛□思紹弈世乃與縣之碩儒□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隸釋

楚國先賢傳韓曁遺言曰方今百姓務農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廟不得展從詔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

魏武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大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于墓之陰云爾宋志

審配與袁譚書曰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弟尚以為適嗣先公謂將軍為兄將軍謂先公為叔父先公卽世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按紹愛少子尚欲以為後而未顯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此書所言廢立事皆誣而其時降服之制可因此知之典論亦云矯紹遺命奉尚

建安十年禁厚葬黃初三年制無立寢殿通神通
楊泉曰周衰立寢於墓漢興不改及其末年咸往祭
焉盜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贍侈車
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於今日封演
聞見記魏晉以來始有紙錢附
金鑾子今俗家人死輒行課算某日魂當還輒棄死
尸徹哭傾戶走竄謂之避衰此雖鄙猥絕有所本魏
皇女淑薨陳羣諫曰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
宮上下皆悉俱東或言欲以避衰今俗云避煞卽此

司馬光曰漢世公卿多建祠堂於墓魏晉以降漸復

廟制

漢晉春秋霍弋聞成都不守素服號哭大臨三日霍峻傳注

襄陽記羅憲聞敗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

主問至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時吳兵襲巴東憲拒之

軍禮

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

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卒素習

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

奏可冬十月治兵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六月辛亥宋志云立秋治兵於東郊公卿相儀王

御華蓋視金鼓之節

太和元年十月治兵於東郊

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跪而推轂晉書

通典北堂書鈔

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魏書

古者出征於車載遷廟主及社主以行秦漢魏不載

主也御覽引摯虞決疑要注

軍還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於廟

延康元年七月甲午軍次譙大饗六軍魏書設伎樂百戲水經注云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題曰大饗之碑

黃初三年十月帝自許昌南征

五年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九月遂至廣陵

六年三月帝爲舟師東征八月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十月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靑龍二年七月帝御龍舟東征八月大曜兵饗六軍遣

使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
景初二年步騎發京師晉書宣帝紀伐遼東車駕送出西明門及
班師遣使勞軍于薊
正始二年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還天子遣侍中
常侍勞軍于苑四年亦臨送
嘉平三年司馬懿討王淩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
池水經渠水注
甘露元年大破蜀將姜維于上邽遣使犒賜將士大會
臨饗飲宴終日

二年諸葛誕舉兵太后與帝親征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與大將軍俱行

司馬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通鑑

蜀

建興十年教兵講武

亮率衆南征詔賜鈇鉞曲蓋羽葆虎賁諸葛集

吳

諸葛恪傳權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主
上思歆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校獵附

黄初二年正月甲戌校獵

四年八月辛未校獵于滎陽

水經伊水注大石山魏文帝獵于此虎超乘輿孫禮

拔劍投虎

應瑒校獵賦曰二虎萊野二扈表禽玉海又文帝有校獵賦

晉書王戎傳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戎立不

勳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賓禮

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祭天地宗廟臘如漢制行漢正朔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封四子為列侯晉書荀奕傳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天子之右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晉於陳留如是魏於山陽宜同

按晉書武帝紀太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是魏名雖尊崇而實加禁制也

獻帝傳靑龍二年薨明帝變服率羣臣哭之有司奏喪
事比諸侯王詔謚公爲漢孝獻皇帝册贈璽紱禮儀一
如漢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陵曰禪陵
置園邑葬日帝制錫衰弁絰慟哭立適孫桂氏鄉侯康
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通典晉王彪之議山陽公薨故事給絹二百匹
宋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於朝堂依魏
明服山陽公故事
建安二十五年或傳漢帝見害先主發喪制服追謚
曰孝愍皇帝

四年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戸

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於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

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 按後漢書東海王彊沛王輔東平王蒼之後皆封崇德侯 故漢宗室諸劉不得仕進至晉受禪始除禁錮

曹植宗聖侯碑追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 按魏三恪其詳未聞惟通典引晉初劉熹議云衛公署於前代爲二王後於大晉爲三恪應降稱侯如魏以衞公爲周後也

建安二十一年夏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秋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崔林傳林爲司空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

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于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於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報明德矣無復重祀于非族也五禮通考

曲阜孔子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水經注

黃初二年正月校獵至原陵遣使以太牢祠漢世祖

景初二年詔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

樵採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文帝集

魏略太祖西征道孟津過宏農王冢疑欲謁顧問左

右莫對董遇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

未成爲君宏農王卽位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

服不應謁太祖乃過

仲春社日祀皋陶於廷尉寺晉志摯虞議故事云云新禮孟秋祀于律署

魏太祖遣使以太牢祀橋玄文帝黃初六年行自譙過梁亦遣使以太牢祀之

續漢書魏祖有告涿郡太守祀盧植文亦見藝文類聚又立齊桓公祠見北堂書鈔

黃初二年十月公卿朝朔旦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賜公延年杖及憑几謁請日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帝欲以為太尉辭四年詔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

三國會要卷十三

黃巖楊晨纂

禮

嘉禮冠昏　冊立　即位　朝會　巡幸

封禪　讀時令　耕籍　親蠶

輿服

正始四年正月帝加元服通典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

魏天子冠一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司馬彪曰漢帝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凡四加

禮冠于廟自魏不復在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

太子冠作樂

拜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卞皇后傳

魏制冊后以皮馬爲庭實加以穀珪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據晉尚書朱整言魏故事諸侯娶妃加以大璋按宋志曰王娶妃公主嫁禮用絹百九十匹魏聘后同又云王者昏禮漢魏遺事闕略者衆則未可遽定

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馬十二匹無用羊之文鄭玄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自漢末始矣

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傳子南史崔祖思傳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尙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拜三夫人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九嬪兼御史中丞晉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臨軒使使持節云云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魏書

王公羣妾見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晉志言漢魏故事

蜀漢冊立皇后使丞相持節授璽綬

冊立太子

皇太子冊立大會晉太始三年有司奏依漢魏故事　太子稱臣通典引漢魏故

事宮屬於太子稱臣朝臣咸拜通典在東宮則西面避尊位也北齊天保中議者引晉舊事云云邢子才以爲東晉依漢魏之舊太子謂臣四海不以爲嫌何疑于東面梁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燕萬國惟應南面何更東面于是御坐南面是以前燕禮御坐東面故避之也

蜀立太子使丞相持節授印綬

即位　朝會

始即位班諱朝堂南齊書任昉議云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

明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高堂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商宗有不言之思不宜爲會帝敬納之

沈文阿嗣君謁廟升殿儀注議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詔可據此是梁以前皆獻酒稱賀

高貴鄉公即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注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十月己丑公至玄武館羣臣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請以法駕迎不聽庚寅入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荅拜至止車門下輿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正元元年論廢立定策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大極東堂魏氏春秋

孫休傳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于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已卯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尙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敢不承受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僚陪位綝以兵迎拜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

五日視朝王肅傳上疏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　魏略游楚封列侯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短小而大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引呼龍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應諾帝顧而笑

遂勞勉之吳孫亮太平二年臨正殿赦始親政事然所表奏多見難問

正月旦受朝賀羣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宋志

公卿上殿虎賁六人隨上以斧柄挂衣裾上御覽引咸和起居注云魏氏故事通鑑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入見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也

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晉志

日亦朝賀孫休傳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上殿

王朗表云踐長于至迎始于臘履端于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無緣奉玉爵以獻萬壽藝文類聚晉書王渾傳舊三朝元會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

決疑要注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續漢禮志注

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志

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依漢舊事通志

宋志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按何禎許都賦云元正

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櫓宇宏深王沈正會賦曰華幄映于飛雲朱幕張于前庭緹帷于兩階彖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玉海引又云曜五旗于東序表雄虹而爲旌備六代之象舞鸞簫韶于九庭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按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樹於兩階之間端門之內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高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王賦云朝四國于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玉燭寶典引魏名臣

奏略

同

魏大饗碑旣發高壇蔭九曾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

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旣畢乃陳祕戲瓌變屈出

異巧神化御覽引典略云正月朝造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如西京故事又云作司南車水轉百戲南齊書樂志角抵像形雜伎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魏世則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

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使位

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後從

公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通典傅咸集云特進品第二初執皮帛坐侍臣下執璧

已有

舊制

高堂隆議按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
理及二王後今大司馬公大將軍寶分征東西可謂
上公矣山陽公衛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圭謂地方
四百里伯執躬圭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
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壁謂地方二
百里男執蒲壁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王戶數
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
執桓圭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
進則執壁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以進退

則執桓圭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周禮王宮唯公執璧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僚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與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於六卿其執贄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於孤賓卑於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覜聘於天子及見於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

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丞壽丞安長秋城門五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於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鴈以繢諸侯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鴈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於卿今王府長史及五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鴈可也州牧郡守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鴈皆飾以繢

諸縣千石六百石令古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鴈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於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鴈可也通典

巡幸摯虞新禮議云魏氏無巡狩故事

黃初二年十二月行東巡三年正月行幸許昌宮三月行幸襄邑四月行還許昌水經注苦縣老子廟有雙石闕黃初三年經譙所勒

十一月行幸宛魏略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擾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忿收宛令及太守

四年正月築南巡臺于宛三月自宛行還

洛陽宮九月行幸許昌宮五年三月還洛陽宮七月東
巡幸許昌八月幸壽春九月至廣陵六年三月行幸召
陵辛未東征五月幸譙八月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十月
幸廣陵故城七年正月還洛陽宮
太和二年正月行幸長安四年八月行東巡遣使者以
特牛祠中岳魏書行過緐昌使執金吾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幸許昌宮十
月還洛陽六年三月行東巡四月幸許昌宮九月行幸
摩陂十二月還許昌靑龍元年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
改年三年十一月行幸許昌宮四年十月還洛陽十二

月復幸許昌

咸熙元年正月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

王朗傳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衞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通鑑注魏儀衞有夾轂隊

蜀建興十四年至湔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

封禪

魏明帝時蔣濟請封禪使高堂隆草其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竟止

吳孫皓天璽元年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按碑作大司空朝無處名）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天紀）大赦以協石文（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符瑞）

碑云按與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雲麓漫鈔國山碑攷王鳴盛曰按碑是八月禪）

改制　時令

魏土德文帝以建寅月爲正初踐阼議改正朔以辛毗言而止服尚黃臘以丑牲以白節毛尚赤節幡尚黃郊祀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宋志文帝詔云四時季月服黃十八日宗廟所服如周禮明帝青龍五年三月用博士秦靜等議改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以建丑月爲正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改太和麻曰景初麻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月斗建爲節又詔曰今祭皇皇帝

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牲皆用白其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三年正月帝崩齊王立詔曰明皇帝以正日棄天下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漢儀太史每歲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服各隨五時之色魏氏但讀四時令至服黃時獨闕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

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不讀大暑令也晉志

耕籍

魏太和元年二月帝耕籍田　五年正月耕籍田按御覽引繆襲賦六年春亦親耕

晉書魏之三祖皆親耕籍田魏武紀建安十九年二十一年俱親耕于鄴東文紀無攷據御覽引曹植頌當是文帝時作而藩鎮諸侯闕百畝之禮按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發趾於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蒸黎允示訓德歌功覲事樂業曹植藉田頌曰春耕於籍田郎中令侍寡人是魏郡國亦嘗行之矣

宋志曰其禮無異聞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

耕籍乘木輅通考宋詳定所言舊禮魏晉云云

蜀籍田太平寰宇記武陽牧馬川昭烈于此置籍田

親蠶

黃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漢時于東郊按初學記引華誕親蠶頌云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姜任于後陳載樊衞于貳車登崇壇以正位覲休氣于朝陽步雕輦而下降采六條于公桑

按晉志云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

縣鄉君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宋志晉氏先蠶多采魏法唯于西郊不同又按隋志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或于西郊耳晉志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

輿服

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荏縣黃龍見以爲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通志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魏文帝集以孔雀尾爲金根車蓋

魏時天子駕六太子及諸侯王駕四宋志

魏因漢制五時副車置髦頭雲罕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雲罕宜是畢網本旄游獵遂爲行飾後漢書注引魏文帝列異傳秦文時梓化爲牛以騎擊之或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因置旄頭騎使先驅

按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小駕減半晉鹵簿先象車次有五路玉海引宋庠云漢魏有大駕小駕之儀其詳無攷春秋正義服虔云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胷有索帬是纓之遺象也

漢制耕根車有三蓋一曰三蓋車置耕耒耜之箙上親耕所

乘也魏因之建赤旗通志桓譚新論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一名闟戟車一名蹋豬車

魏文帝改名蹋獸車晉書按通志作蹋武車獸字武字皆唐人避虎字諱改也

傅子曰天子出多乘輿車北堂書鈔

雲母車以雲母飾時賜王公御覽

犢自漢以來為人君之乘御小出即乘之宋志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車

犢車軿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乘之後轉見貴孫權云

車中八牛即犢車也宋志通考犢車魏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

漢貴輜軿而賤軺車魏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也傅子云漢世賤軺車而今貴之又云輜車即輦也

高貴鄉公給司馬望追鋒車晉志云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馬北堂書鈔太祖與彪以四望通幰畫輪七香車

黃帝作指南車後漢張衡復造喪亂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車上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迴轉所指微差通志補馬鈞傳

魏武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爲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有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

同此自得有非特賜也續漢志注通志作文帝

漢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飛軨青蓋皇子爲王賜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金華蚤文畫轓金塗五末旂九斿畫降龍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馬名皇孫車魏因之通志晉因魏非法駕則乘畫輪車

按吳孫晧時有青蓋入洛之謠又孫賁傳云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阮瑀詩青蓋巡九州是乘輿亦用青蓋江表傳周泰賜所用青繖蓋又有曲蓋孫晧傳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孫峻傳注留贊不能陣解曲蓋印綬

唐書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諸司長官許乘檐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唐會要作準載步輿

後漢明帝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說備袞冕之服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夏侯氏說自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有所制通典云光武郊祀始用冕服按續漢志其說蓋非蜀用漢制冕服當同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皆玄上纁下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用織成文通志按續漢志孝明帝制冕服

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

攗晉志云魏明帝未詳孰是

宋志自魏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

故位公者每加侍官

梁博士陸瑋等言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

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

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

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名爲五

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隨

官受給百官雖給五時朝服據令止給四時朝服闕

秋服三年一易晉志

諸王朝服皆遠游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以國大小爲

差通典晉孫毓稱魏故事按曹植疏言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又言上惠玄冕俯愧朱紱

宋志司馬彪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

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於有晉隋志裴正奏言續

漢志立春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魏晉迎

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同衣色

後漢以來天子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

之飾改用珊瑚珠

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改令卑下行人使者服之按續漢志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遠遊冠制如通天無山述諸王所服也高山冠一名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劉昭引漢舊儀言亦通於天子侍臣附蟬武臣戴鶡見曹植集大觀本草引魏武鶡鷄賦序曰鶡鷄猛氣鬭期必死今人以鶡爲冠像此也

通鑑注晉因魏制文官公及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武官公及位從公皆武冠平上黑幘

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徐爰曰俗說帢本末有歧荀文若巾之觸樹成歧人謂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弔服幍與帢同宋志作帢廣韻帢士服狀如弁缺四角魏武帝製

傅子云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博物志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漢安中魏武帝造白帢於是遂廢惟二學書生猶著之崔豹古今注魏武制帢初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帢以表方面也

馬縞中華古今注大帽子本草野之服魏文帝詔百官常以立冬日貴賤通戴謂之溫帽

通鑑注漢魏士庶以巾褠爲禮服吳書虞翻請被褠葛巾相見

宋志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盡施用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戎服而不綴標　江表傳呂範釋褠著袴褶執鞭自稱領都督

魏臺訪議曰五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帝所作弁柢凡有笄無纓初學記

魏文帝集與劉曄書曰帽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管甯傳嘗著皁帽

陸遜傳孫權脫翠帽賜之

張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

楊阜傳常見明帝著繡裙縹綾半褎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魏皇后蠶服以文繡（據晉志元康六年詔改純青服晉先蠶儀注十二鏌步搖）

按後漢及晉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紺下（董巴）

輿服志作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首髻按續漢志作大手結卽假髻七鎮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鎮世婦三鎮諸王妃長公主大首髻七鎮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世婦以下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一尺爲簪珥通典按通典所言魏制多據晉志此文亦見晉志未言魏制惟董巴輿服志云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助蠶縹絹上下又通典不載皇后首飾據續漢志晉志云皇后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則魏制亦可想見矣

魏臺訪議以玉爲笄古曰笄今曰簪文選注

古者天子至於士皇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璲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漢末又亡絕魏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宋志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組綬仍施通考引秦靜曰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

隋志按禮天子佩白玉今參用杜夔之法天子白玉

太子瑜玉王山玄玉自公以下皆水蒼玉

魏武為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司馬昭為相國加綠綟綬 按漢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至二千石銀印青綬文選注引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吳書孫權賜薛綜紫綬囊綜陳謝紫色非所宜服時為太子太傅陸遜破曹休孫權解御金帶賜之魏文帝賜劉楨廓落帶漢書匈奴傳注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

關羽圍樊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神光先見明大王承其下流 按漢帝有六璽此不知是何文後魏衛瓘於成都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宜示百官藏於相國府孫盛曰公孫述起成都號曰成二玉殆述所作

吳無刻玉工以金為璽孫晧送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

鳳鷁龍璽駝馬鴨頭雜印通志

續漢志注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南城官署中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有紐文槃五龍瑨七寸管上一角缺裴松之疑無其事韋曜吳書略同孫權以歸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見遼史儀衛志按太平眞君七年鄴城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肩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冊府言孫堅投袁術術敗歸漢獻帝起居注則言術死後徐璆得璽致之漢朝獻帝禪魏則非孫權所獻遼史之言無據又唐六典云神寶方六寸文與秦璽同不知何代造晉孝武十九年鄴㑥所上朝野雜記言魏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疑魏別自刻璽卽所謂神寶

是也

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漢比二千石以上文曰章六百石至二百石文曰印見漢舊儀南史孔琳之傳古者傳國之璽及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職獨用一印內外羣臣每遷悉改又許允爲鎮北將軍以印不善更刻者三是魏世官印亦改刻也

漢律使節稱漢魏使節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黃初元年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

與外國節皆二赤旄一黑旄一異於朝節御覽引漢魏故事

幡崔豹古今注曰魏有五色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元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騏驎幡按通典引傅子云魏節幡用黃高貴鄉公討司馬昭自秉黃龍幡

雉尾扇漢乘輿服之後賜梁孝王魏晉以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五明扇舜所作漢士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古今注

詔版曹爽傳注程大昌曰魏晉授官有版長一尺二寸厚一

寸闊七寸辭在版上按夏侯元傳言尺一詔書則當一尺一寸又劉放傳以黃紙授放作詔晉書文帝紀有黃素詔素即絹是亦有以紙絹書者封氏聞見記魏武奏事有急露版插羽　郝懿行曰齊王謀殺司馬師已書詔優人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使帝押詔書也

表章魏晉儀注寫表章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春秋正義按景元元年詔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可皆上平是亦跳行今所謂平擡也

笏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手版以象焉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笏與簿手版之異名

魚袋古之算袋以章爲之至魏易爲龜袋事始文帝以龜

裒取先知歸順之義通考引炙轂子

韍膝禮書曰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引徐廣車服儀制

太子劍履上殿晉書慕容儁載記申胥上言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禮書云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初學記引輿服雜事曰漢諸臣殿階解劍晉始以木

絳褠始於秦漢迄今相仍朔望正旦乃具衮舄曹植七啟金華之舄動趾遺光

夏侯玄傳今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

太祖雅性節儉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世語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魏武與楊彪書遺織成鞾一量

實錄云三代以來有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

魏文帝吳妃乃裁綾羅爲之說郛引宋劉存事始又炙轂子